

國文選叢書

徐聲越編註

唐詩宋詞選

行印局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六版正中紙本

唐詩宋詞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	編	發	印	發
者	注	行	刷	行
葉	者	人	所	所
楚	徐	吳	正	正
越	聲	秉	中	中
倉	越	常	書	書
			局	局

(557)

編選略例

本書選錄，以作家爲單位，略示唐宋詩詞演變之迹。此外名篇散見，不及備錄。選錄作家之標準，或取其可以代表一時期之詩詞趨勢者，或取其有獨特之家者，要以其作品確有價值爲主。

一 本書爲中等學生讀物，選錄作品，偏重文字明暢，內容充實，氣象崢嶸，意趣新鮮者。過于神理綿邈，格律精嚴者，不得不加割棄。故所選篇什，並不能代表每個作家。欲窺全豹，有諸家詩詞集在。

一 篇中隸事，大體均加注釋。其有習用之典，不必知其出處，亦能理解者略之。

一 篇中偶有艱深隱晦之處，略加箋釋，多采舊說，亦偶下己意。

一 長篇詩，偶亦劃分段落，舉一例餘，不能遍及。

一 本叢書另有樂府詩選，故唐詩中，各家樂府所選極少。惟張籍王建李賀諸人，所長在是，甄錄稍多。

唐詩宋詞略說

正誌

靖於瀾

唐詩宋詞爲代表一代的文學。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唐代的代表文學是詩，宋代的代表文學是詞，已經成爲定論了。其實詩詞並不始於唐宋，亦非終止於唐宋，唐宋以外，還有無數的好詩好詞。然而數百年來，一說到詩詞，不得不推唐宋，決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這並不是某一派學者的主張，而是一個普遍的觀念。所以在學者之間，嗜好不同，儘管分門別戶，各有尊尙。而對於唐詩宋詞本身的價值與地位，似乎無人能懷疑的。

推原其故，大約有下列幾個重要理由：

- 一、體製備，
- 二、取材富，
- 三、人才盛，
- 四、流變繁。

因之質與量兩方面，唐詩宋詞，都超出其他各時代，無論從藝術的觀點或歷史的觀點看去，都

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現在爲方便起見，先說唐詩，再說宋詞。

★

★

★

★

唐詩體製最備，文學的形式，必經過長時期的發展而至于成熟。中國詩的形式，到唐朝方才完全確定。

先就句法說，通行的五言七言兩種，到唐朝才成熟。漢魏以來，四言詩的時代早已過去，但試作的人還不少，不過沒有好的作品發現。到唐朝便被淘汰了。所以李白雖然說：『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可是他只做了一篇雪謠，是四言詩。據錢木菴的唐音審體，唐人四言詩，只有三首。（四言樂府唐人尚有，此處不數在內。）

此外如漢郊祀歌的練時日一類的三言詩，曹植的妾薄命一類的三言詩，也因爲很少人採用而歸于淘汰。後人未嘗不想在五七言以外別作新的嘗試，如九言之類，結果亦終歸失敗。

再說各種詩體。五言古體，漢魏以來早已完成。不過到唐人更加恢張變化。七言古體，五言律絕，梁陳以來已見其端，到了唐朝，格調方始完成。七言律絕，更完全是新體。

就是聲律論的應用和用韻的方式，也是到唐人方才曲盡能事。

所以說詩的形式到唐朝而確定，詩的體製到唐朝而完備，一點也不過分的。

唐詩取材之富

唐朝以前，詩人的詩，取材非常狹隘。他們似乎和社會隔絕的，只關着門抒寫個人的情緒，把詩當作消遣和應酬的玩意。到唐人便不然了，從橫裏看，整個人類社會的事理情，多有經過他們描寫的；從深裏看，在任何一方面，都能搜奇抉隱，歷前人所未歷之境。因為取材廣博，用心入微，所以能推陳出新，層出不窮。試以文選裏詩的分類和唐人詩一比，便可瞭然于題材廣狹的不侔了。

唐詩人才之盛與流變之繁

清康熙時編全唐詩，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經過這麼一個長時間，遺佚的一定不少，還留下這麼許多，也着實可驚了。即使僅舉其卓然成家的，也何止百數。這一半因為成了一種風氣，一半因為唐朝以詩賦取士，是學者一條進身之路，所以用力最專。風氣盛，用力專，自然人才輩出。

而且其中卓然成家的，又都能變古創新，所以不但詩之體至唐而備，同時詩之變亦至唐而極。從各個時期看來，初盛中晚，各自不同。從各個作者看來，冠冕一代的李杜韓白固不必說，即如王維

李頎高適岑參李賀孟郊溫庭筠李商隱皮日休陸龜蒙莫不各有其精神面目，毫不相襲。成就的大，小雖有不同，但都能在詩世界中開拓出一片新的領域來。後來的詩人，未嘗不竭力求新，卻始終不易越出唐人的範圍，往往取其偏至的一節，稍加恢廓，便可自成一家。

★

★

★

★

唐詩的分期 宋嚴羽滄浪詩話把唐代的詩分爲盛唐之詩，大歷以還之詩，晚唐之詩。元楊士弘所選唐音，添出「初唐」一個名目，分爲初盛中晚四期。明高棅選唐詩品彙承用其說，不過分別得更加清楚了。明清以來都沒有異議，但是也有人把中唐併入盛唐，稱爲三唐。四分法的時期，照普通的意見如下：

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

盛唐

自開元至大歷

中唐

自大歷至太和

晚唐

太和以後

這個分期法，亦不過論其大體。嚴羽自己就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滯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

二可入盛唐者。』又說：『大歷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而且詩人的生年，亦未必恰好落在劃定的某一時期內。所以四唐三唐的分法，不能過於拘泥。

近人胡適作白話文學史，特別注意到安史之亂一樁事實，以爲這是唐詩的一大關鍵。時代對於文學的影響，自然不能否認。但是這個事實，只有在杜詩裏特別顯著，同時身經喪亂的詩人，如王維高適岑參李白諸人的作品裏，卻並未有這種顯然的痕迹。

大凡分劃時期，總屬勉強。各時代的轉變，固顯而易見，但能自立的作家，往往不爲時代所囿。所以據一二人的作品以疑分期的不當，固然不可；據刻板的分期以估量作品的價值，亦有未當。現在仍據習用的四分法，略述有唐一代詩的轉變如下。

從唐初到開元，詩至梁陳，正是極衰落的時期。鍾嶸在詩品裏說當時的文章，『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他又說，自從王融沈約倡聲律論後，『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可見南朝的詩有兩種弊病，一是崇尚詞藻，一是拘于對偶聲律。

唐初詩人，多生于陳隋之際，都還承襲着這種風氣。加以從太宗到玄宗，幾代帝王都很提倡文學，所以廟堂文學特盛。一般作者，都脫不了駢偶的風尚。

不過初唐的七言長詩，可算是一種大成功。大都音調諧婉，語意蟬聯，辭采鮮豔，對偶精切，真當得起『五色相宣，八音迭奏』的評語。

在這時期，更有一種重要的貢獻，便是律詩的完成。梁陳以來的詩，雖也有幾篇聲調諧適，和唐律相似的，但只能算是偶合。到沈佺期宋之間，律詩方才成熟。新唐書說：『漢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嚴羽滄浪詩話說：『風雅頌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兩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則竟以爲沈宋律詩，應當在文學史上劃一時代的。所以從形式上看，沈宋可說是古體詩和近體詩的一大關鍵。

但是唐人對於六朝文學的反動，卻始於陳子昂。他的主張，歸納起來，在一洗晉宋以來華靡的積習，回復建安正始的風骨。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便是這種主張的實現。唐書本傳說：『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在這個復古運動中，和子昂處于同樣重要的地位的是張九齡，他的感遇詩十二首，和子昂所作是同類的。洗綺麗而歸于清真，爲開天詩人的先驅，二人之功，實不可沒。不過復古的意味多，創新的成績少，所以有人批評他們『所嫌意不加新，詞稍直率。』

盛唐的詩人，到沈宋而律詩成熟，到陳張而風骨復振，于是唐詩的黃金時代開始了。

開元天寶是唐詩的全盛時代。這時期的大詩人，如王維孟浩然的沖淡，高適岑參的豪壯，王昌齡常建的深秀，才充分表現了唐詩的面目。他們的題材也擴大了不少。尤其是王孟一派的歌詠自然，歌詠隱逸的懷抱，歌詠田家的生活，和高岑一派的歌詠戰爭，歌詠邊塞的風景，歌詠游俠的豪情，成爲對立的兩大派，各有無數附從。

就各體詩的藝術說，王孟的五言，高岑的七言，都已達到最高的成就。就中尤以王維的五絕和王昌齡的七絕，意味深長，情韻不匱，用少少的二十個或二十八個字，寫出極高遠的意境和極深厚的情緒，可算是中國詩的藝術的最高點了。

但是這時期的最偉大的詩人，終究是李白杜甫，兩人是絕端相反的。李是浪漫的，杜是寫實的，李是承前的，杜是啓後的。

李白也曾揭起復古的旗幟，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然而他的偉大却並不在於復古，而在于他能充分運用兩漢以來詩人的一切技巧和題材，以自創其嶄新的風格。所以與其說他復古，不如說是他的超絕的天才和豪放不羈的性格，耐不住齊梁以

來那些聲律對仗的束縛，而引起的反動，所以他自己有『況使僕束于聲調俳優哉』的話。他的不可及處，任何舊的格調，一到他手裏，都會擺落陳腐，耳目一新。因此我們可說詩到李白，把以前的作一個總結束。

李白結古詩之局，杜甫則開後來的風氣。他並不厭薄齊梁，也不諱言學古。他一面說：『李陵蘇武是吾師』，一面又說：『頗學陰何，遇苦用心』。其實他的態度，可拿『不薄今人愛古人』和『轉益多師是汝師』兩句話來代表。他的本領又可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兩語盡之。

而且杜詩各體皆備，與李白的多作古詩和絕句不同。就風格而論，也是無所不有。所以元稹說：『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李白是一個浪漫的詩人，好仙，好俠，好酒，好色。他的思想是海闊天空，飛行絕迹的。杜甫完全是一個寫實的詩人，他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寫天寶亂後，他在南北流徙中親身經歷的一切，所以後人稱之爲『詩史』。假使說李白的詩最高遠，那杜甫的詩最真實。

大歷以後之詩，唐詩的全盛時期過去了。接連出了許多大詩人，詩國的領域，一時也覺得無可再開拓了。加以李杜在前，才力較弱的人，實在也無能爲役。于是大歷十才子之流，專在格律字句

上用工夫。他們的詩，大都清雅和平，工穩整鍊，但是開天詩人那種波瀾壯闊聲情頓挫的作品，不可復見了。但其間也有特出的天才，不爲風氣所囿的。第一個該提到的是韓愈。

韓愈是李杜以後才力最大的作家。他想在李杜之外別闢境界，所以一反平順圓熟的做法，務求奇崛險絕。而他的最大成功，卻在於做詩如作文，因此有人說他的詩是『押韻之文』。他的最好的作品，奇情壯采，一語不猶人，卻又並不拗強怪異。他的薦士詩有『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纂』兩句話，正是他的作品確評。

韓愈在同時詩人中最推重孟郊。孟郊一生遭際轉軻，貧老無子。他的詩全是生活的自白，極真摯，極直率。而且他最刻苦做詩，有『至親惟有詩』和『倚詩爲活計』的話，所以一字一句都是鏤心刻骨做出來的。

比他們輩行略後的是李賀。他完全爲做詩而做詩，『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足成之』。他的詩荒誕幻誕，往往難以索解。但是那種豐富的想象和美妙的音節，令人馳想無窮。杜牧序他的詩，以爲『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

和李賀的態度相反的是白居易。他以爲『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詩是一種工

具，離開了實用，便一毫沒有價值，所謂實用，便是『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洩導人情。』他用這個標準來批評前人的詩，也拿來做自己做詩的目的。新樂府的自序說：『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這態度可謂鮮明之極了。

他因爲旨在諷諭，所以詳切周至，一反尋常含蓄蘊藉的寫法，而且辭句通俗，明白如話。

除上邊所舉幾個詩人以外，如張籍王建的樂府，最能曲盡人情，沈德潛說他們有新聲而無古意，其實正是他們的長處。和白居易齊名的劉禹錫元稹，亦復高出餘子。而李益劉禹錫的七言絕句，也可以媲美盛唐的王昌齡李白。

晚唐的詩 晚唐詩人所走的路，正是陳子昂一輩復古詩人所竭力攻擊的：他們所注意的是調聲緩字，連大歷詩人那種和平雅正的作風也少見了。一天天趨于浮薄卑靡。最顯著的一點，大歷以後的詩集裏，古體詩的分量本來逐漸在減少，到晚唐人的集裏，充滿了律詩，很難遇到一篇比較可讀的古體詩了。

在晚唐詩人中，李商隱的精密縝麗，杜牧的情致豪邁，溫庭筠的清麗妥貼，卻高出于一般人之上。尤以李商隱杜牧的七絕，最爲佳作。李的絕句喜用議論，用意深婉，在唐人中自成一家。杜的七絕，

最富遠神遠韻，傳誦的名篇頗多。

自此以後，每下愈況。唐末的詩，卑弱，淺薄，荒率，兼而有之。不但自成一家的詩人沒有，就是完善的詩篇也很少。司空圖韓偓之流，稍有可觀，但亦無大成就。到了這時候，詩運將終，詞運代之而興了。

★

★

★

★

唐詩的纂集，選次唐詩爲集的，在唐朝已經很多。有芮挺章的國秀集，元結的篋中集，竇常的南薰集，殷璠的河嶽英靈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李康成的玉臺後集，令狐楚的元和御覽詩，姚合的極玄集，韋莊的又玄集，顧陶的唐詩類選，韋穀的才調集。宋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趙蕃的唐詩絕句，洪邁的唐人萬首絕句，周弼的三體唐詩，金有元好問的唐詩鼓吹，明有高棟的唐詩品彙，李攀龍的唐詩選，鐘惺的唐詩歸等。但是大規模的結集，要推宋末趙孟奎的分類唐歌詩一百卷。據其序言，凡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見吳鑑拜經樓詩話）只是其書久佚，昔人亦未見著錄。到清朝康熙時敕編全唐詩，採輯二千二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可說是集唐詩之大成了。

★

★

★

★

詞之興起

唐末的詩，雖不足取，做的詞却高絕，花間尊前，成爲詞家不祧之祖。詞調之起，不能

確考，大約始于中唐。舊以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調爲詞曲之祖，殊不可信。蘇鶚杜陽雜編說：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環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

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可知菩薩蠻調始于宣宗時（第九世紀中葉），後于李白幾一世紀，李白如何能作菩薩蠻詞？至于憶秦娥一調，尤不可信。唐人所唱的，都是五七言詩。如李白的清平調，王之渙的「黃河遠上」一首，都是七言絕句。唐書說：「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公皆合之絃管。」又說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諸如此類的佐證很多，可見樂工所歌都是五七言詩，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唐人樂府，也沒有長短句。

或以爲菩薩蠻之屬已見崔令欽教坊記（令欽，王國維定爲元宗時人），然而教坊記所附曲名一表，凡三百二十四調，其中和現在的詞調名相同的八十餘。如天仙子，李德裕進，傾盃樂爲宣宗自製曲，菩薩蠻起于大中初，望江南，李德裕爲亡妓謝秋娘作，楊柳枝，白居易開居洛邑時作，都見於唐人記載。所以胡適以爲多後人增入，非原書之舊。又如洞仙歌一調，墨莊漫錄以爲「出近世」，五代及國初（宋）皆未之有也。」雲謠集雖有洞仙歌詞，和宋人的詞大不相同，斷不能據教坊記以爲

洞仙歌出開元以前之證。

要推求詞的起源，必以歌辭爲據，其灼然無可疑的，只有三臺、調笑、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憶江南六調，其中惟有調笑和憶江南是長短句。調笑見於韋應物集，後來王建、戴叔倫都做過。憶江南見於白居易集，同時劉禹錫有和作，詩題是『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這可算是填詞之始了。所以說詞之興當在中唐。

詩變爲詞 詩變爲詞之理，朱熹的泛聲說，大致近是。他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因爲古時先有徒歌，然後被之管絃。詩都是五七言，歌必有長短疾徐，方纔悅耳。宋祁所謂『歌必曼聲乃和』也。所以樂工訂譜，常增損歌詞，以求合樂。全唐詩載元宗皇帝好時光一詞云：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教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注云：『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此詞疑亦五言八句詩，如偏蓮、張敞、個等字，本屬和聲，而後人改作實字也。』以實字代替和聲，樂工常爲之。文人怕樂工割裂文句，因就其長短之節爲句，

取便歌者，于是詞起來了。

晚唐五代之詞，唐人詞多附詩以傳，溫庭筠有握蘭金荃等集，爲詞集之始。唐書說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辭』。又說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乞其代製以進。現在溫的詞集已不見，趙崇祚花間集錄他的詞六十六首，以菩薩蠻爲最著。趙崇祚後蜀人，所選花間集共錄十八家，除溫庭筠皇甫松爲唐人外，餘皆五代人。別見于尊前集者又九家。其他散見于他書的尙有花間所收，以溫庭筠韋莊爲最高。五代詞以蜀南唐爲最盛，南唐二主和馮延巳的詞尤勝。陸游說：

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

王士禛也說：

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其所作小詞，濃豔隱秀，覺金結繡而無痕迹。

都是確評。

北宋的詞，詞在唐末五代，已極高妙，但終要到宋朝而極盛。前面所說唐詩所以超絕前後的四個理由，在宋詞都可適用。

宋人之詞，傳于今者極多。零篇散見的不算外，明清人彙刻詞所收的共一百三十家，北宋人四